

古代突厥语族诸民族乌鸦崇拜习俗与神话传说

蒙古族 那木吉拉

内容提要:从文献记载的传说及部族名称来看,古代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诸民族中乌孙、克烈等民族或部族中流行崇信乌鸦之风,乌鸦可能是他们的图腾神;也是他们神话传说中的飞禽形象。然而从文献记载的谚语等民间口承资料来看,维吾尔族不崇拜乌鸦,不可汗传说中的维吾尔人崇敬乌鸦的内容很可能来自伊斯兰文化。

关键词:乌鸦崇拜习俗 乌鸦神话传说 影响

作者单位:中央民族大学蒙古语言文学系

近现代许多民族信仰习俗中乌鸦是个专吃腐肉、传递凶兆的不祥之鸟,但在一些有关远古初民的神话传说中它是图腾灵鸟。我国汉族古代文献记载的太阳神话中说:三足乌载着太阳在天空中飞行,为世界万物送去温暖。汉族还有的神话说,乌鸦是孝的化身。根据《格物论》,乌是一种“长而反哺其母者,为孝鸟”;我国南方有的少数民族神话中乌鸦是医药之神,居住在九层天上,瘟疫发生它就喳喳叫,给人们报信,并来到人间治病;有的民族神话中乌鸦是个智者,它很有学问,创造了文字;有的民族洪水神话说,乌鸦不仅把发洪水消息告诉人类,而且还教给人们怎样避水,洪水退了之后,它又帮助人类再生繁衍。乌鸦作为人类崇拜对象,早已进入阿尔泰语系诸民族信仰习俗领域;作为图腾神形象登上了他们神话殿堂:满-通古斯语族有的民族以其为图腾加以崇拜;蒙古语族民族中乌鸦是灵鸟,是神话传说中的颇具特色的飞禽形象;突厥语族有的古代民族也崇拜乌鸦。本文主要探讨操突厥语的乌孙、克烈以及维吾尔诸民族或部族乌鸦崇拜和乌鸦神话形象。这对了解这些民族先民信仰习俗及神话传说文化的发生发展以及他们之间自古以来的文化联系等方面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文中可能有谬误,请各位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一、从古代传说看,乌孙族以乌鸦为图腾

首先,乌鸦是古代操突厥语的乌孙民族崇拜的图腾神,也是他们神话传说的形象。《史记·大宛列传》载:“乌孙王号昆莫。昆莫之父,匈奴西边小国也。匈奴攻杀其父,而昆莫生弃于野。乌嗙肉蜚其上,狼往乳之。单于复以其父之民予昆莫,令长守于西(域)”。^①《汉书·张骞传》的记载略详:“乌孙王号昆莫。昆莫父难兜靡本与大月氏俱在祁连、敦煌间,小国也。大月氏攻击难兜

靡,夺其地,人民亡走匈奴。子昆莫新生,傅父布就翎侯抱亡置草中,为求食,还,见狼乳之,又乌衔肉翔其旁,以为神,遂持归匈奴,单于爱养之。”^②据《史记》和《汉书》记载,公元前乌孙就游牧于我国河西走廊一带。公元前160年左右,昆莫“自请单于报父怨,遂西攻破大月氏,大月氏复西走徙大夏地。昆莫略其众,因居留,兵稍强,会单于死,不肯复朝于匈奴。”^③从此,乌孙占有伊犁河流域原塞种人的土地,逐渐与当地的塞种、大月氏部落融合,扩大了部落联盟,形成了中亚强盛的乌孙国。

上述两项记载说明,狼和乌鸦养育了被弃于荒野的新生儿昆莫。在一般情况下狼和乌鸦等走兽飞禽是不可能抚养婴儿的。所以,研究家们认为,上述史籍记载中的乌鸦和狼都具有神的性格,是古代乌孙民族的图腾神。^④乌孙和匈奴等古代民族为现代突厥、蒙古语族诸民族的先民。乌孙和匈奴以及现代突厥、蒙古语族诸民族几乎都曾崇拜过狼,并以其为图腾,他们的神话传说中频繁出现狼神形象。而上述《史记》和《汉书》记载又准确无误地告诉我们乌鸦是乌孙族的图腾神。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信息。实际上,乌鸦和狼是在自然界中也是一对配合默契的好“搭档”,乌鸦呱呱叫着导引狼寻找猎物;狼把吃剩的残骨留给乌鸦吃,这是大自然的造化,来自自然选择。在突厥、蒙古语族诸民族神话、传说、民间故事和谚语中多见描绘狼和乌鸦为了共同的利益,一前一后,配合默契的情节内容。而古乌孙族昆莫被乌鸦和狼抚养的神话传说情节以及乌鸦和狼同时成为他们图腾神,可能是建立在这种现实生活基础之上的。

二、从名称看,克烈部崇敬乌鸦

据有关史家的研究,乌孙为突厥语族哈萨克族的先民^⑤;哈萨克族最大分支克烈(kerei,汉文献亦译怛烈、怯

里亦等)部为古代乌孙突骑施(撒里乌孙)的一支^⑥。因此,克烈部有可能继承乌孙乌鸦崇信传统。

克烈是一个相当古老的部族,是哈萨克族的最大的分支。^⑦《哈萨克系谱》说,克烈部有三个部落,一为哈拉克烈;二是撒里克烈;三是瓦克烈。又据一些哈萨克系谱记述,克烈部有五姓克烈:一是阿夏马依勒克烈(Axamayle kerei);二是阿巴克克烈(Abak kerei);三是西班牙克烈(Seybang kerei);四是朱巴拉依克烈(Jobalay kerei);五是契依莫因克烈(Xeymoyen kerei)。如今新疆的克烈人为阿巴克克烈,内部又有十二个分支。^⑧据蒙古国学者策旺于1945年撰写的一篇调查报告,蒙古国境内有哈萨克族三个旗。他们自称阿巴克·克烈(Abak kerei)人。又称他们是起源于名为十二个鄂托克(部)的喀刺克烈(Hara kerei)。^⑨

现代蒙古族人们共同体中也有很多克烈人成份。据田清波的调查,在鄂尔多斯蒙古中有白(Čagan)、黑(Hara)、大(Yehe)、小(Baga)克烈(Kerei)部族。^⑩鄂尔多斯地区还有一支叫做克烈思(Keries)的部族。^⑪“克烈思”为“克烈”的另一种复数形式。大漠南北其他蒙古人群中也有很多散居的克烈部人。卫拉特蒙古之一支土尔扈特部为古代克烈部的后裔。^⑫此外,在柯尔克孜和阿尔泰族中也有克烈部分支。总之,克烈人参与了突厥语族、蒙古语族一些民族共同体的形成过程。上述实例又说明,古代克烈是个人口众多的庞大部落,说他们的起源古老,不无道理。

“克烈”为蒙古语 Kerei 的音译,复数为 Kereit(《蒙古秘史》译“克烈亦惕”),意为“乌鸦”。古突厥语称乌鸦为 Karqha。用词源学的原理去分析,Kerei 和 Karqha 是同源词。关于克烈部名称的来历,波斯史学家拉施特《史集》记述了一个传说:“据说古代有个君王;他有七个儿子,肤色全都是黑黑的。因此之故,他们被称为克烈亦惕。后来,这些儿子的各后裔分支逐渐获得了专门名号。到了最后,客列亦惕便用来称呼其中有一个君主的那个(部落)分支了。其余的儿子都成为那作了君主的兄弟的仆从,他们都不是君主。”^⑬这项记载说,由于君主的七个儿子的肤色是黑黑的,所以称他们为 Kereit(克烈亦惕)。Kereit 为蒙古语的乌鸦(复数)。因此,克烈部的名称是来自“乌鸦”,当毋庸置疑。^⑭古时候克烈部名称当为古突厥语、蒙古语 Karqha 和 Kerei 的原始词汇。而且,他们是以乌鸦为图腾的部族。因为以图腾命名部落,不乏其例^⑮,以乌鸦为图腾并以其名为部族名称的实例亦绝无仅有。拉施特《史集》所载传说只是乌鸦图腾的影响几乎被克烈人遗忘时的解释而已。

对于十二三世纪的突厥、蒙古语族民族来说,崇尚乌鸦已经成为一种比较遥远的过去的文化现象。但不能否认他们的祖先崇拜乌鸦的事实。对此我们还可以

用与克烈部在族源或文化关系方面颇密切的吐蕃及其分支唐古特的资料来旁证这个观点。

据史籍记载,突厥人和吐蕃人很早就有来往,吐蕃及其分支唐古特人参与了突厥语族某些民族共同体。穆罕默德·喀什噶里《突厥语大词典》(1074年成书)称古代突厥人中有唐古特(Tangut,《蒙古秘史》称“唐兀惕”;汉译“党项”)、吐蕃(Tibüt)人。^⑯从后来的文献记载来看,克烈部中确实有吐蕃、唐古特人成份。拉施特《史集》说,克烈部的一个分支叫做 Tübat(《蒙古秘史》作“土别干”;《元史》作“土别燕”)。^⑰Tübat 和 Tibüt(吐蕃)在发音方面基本相同,推测克烈部内有一支吐蕃部。《蒙古秘史》称“土绵土别干”,“土绵”意即“万”,可知 Tübat 部众之多。据史书记载,古代克烈与吐蕃、唐古特之间的来往非常频繁。克烈部汪罕被他弟弟额尔格哈刺打败之后,流亡于唐古特等地^⑱;汪罕的另一个弟弟客列亦台被唐古特人活捉。但是唐古特人并没有把他杀死,反而称他为札阿绀字(Jakambu)。^⑲克烈部被成吉思汗灭了之后,汪罕之子鲜昆逃到吐蕃地区。^⑳这些文献记载一方面说明古代某些突厥语部落与吐蕃、唐古特地缘之紧密^㉑,另一方面说明了这些民族自古以来的密切关系。据清代土尔扈特世系谱说他们是13世纪克烈部主汪罕之后裔,而汪罕的祖先来自唐古特。^㉒而蒙古语卫拉特方言中唐古特实际上指吐蕃,即 Tibüt。

吐蕃有着深远的乌鸦崇拜信仰习俗。在敦煌吐蕃 P. T. 1045 号藏文卷子有“以乌鸦叫声来判断吉凶”的序言部分,我们可以从这里发现吐蕃族的这种传统文化轨迹。该序言说:“乌鸦系人之怙主,传递仙人神旨……她传递神旨翱翔飞忙……乌鸦系神鸟,飞禽展双翅,飞到神高处:目明耳又聪,它精于神神秘法,无一不能通达,对它务须虔诚……”^㉓从引文中透露出吐蕃人民把乌鸦当作人类的首领,还把它奉为神灵的使者而进行崇拜。把乌鸦当作天神的使者而加以崇拜的文化现象在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中屡屡出现。王尧教授指出:“乌鸦作为天神的使者见于该部史诗(指《格萨尔》史诗)的《天境卜筮》、《赛马称王》、《霍岭大战》诸卷。同时,宗教舞蹈中经常使用乌鸦形象的面具,表演中流露出了人们对乌鸦寄予的希望,以及乌鸦与人们之间的亲密关系。”^㉔在这些记载和分析中我们也能窥见藏族神话中的乌鸦为“人之怙主”,它是人们敬仰的图腾神,也是天神的使者。

总之,古代吐蕃与突厥语族乌孙、克烈人之间的乌鸦崇信以及他们神话传说中的乌鸦形象是接近的。这并不是偶然巧合,必定是同源或传播的结果。当然,由于时代的不同或社会发展水平不平衡,同一种文化事象在各民族中的发展演进时必然出现一些差异,乌孙、克烈部和吐蕃乌鸦崇信之间也可出现这种差别。

三、从民间谚语看,维吾尔族不崇信乌鸦

在古代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诸民族中,维吾尔族似乎不崇敬乌鸦,他们的文化传统中没有这种习俗文化现象。从文献记载的民间谚语资料来看,他们厌恶乌鸦的情绪颇浓厚,在他们眼里乌鸦是个反面角色,是令人讨厌的形象符号。但是13世纪文献载录传说故事中也出现过维吾尔族的崇敬乌鸦的内容。这种自相矛盾的记载该如何解释呢?

我们知道,至少对10世纪以来的维吾尔等突厥语族民族来说,乌鸦已经不是令人喜欢的对象了。穆罕默德·喀什噶里《突厥语大词典》^②记录的数则有关乌鸦的谚语就能说明问题:一是:“乌鸦学鹅,扭断自己的腿”^③;二是“乌鸦感到饥和渴,就是冰块也会啄,不见猎人伏一旁,为食饵谷近套索”^④;三是:“狼叼来食物大伙吃,乌鸦叼来食物在树梢上独吞”^⑤。不言而喻,这些谚语中的乌鸦是自不量力、死板愚蠢、自私贪婪的象征符号。

众所周知,谚语并不是即兴创作之产物,而是人民大众口头流传千百年的语言精华,是哲理性很强的习惯用语。因此,上述数条谚语的起源较早,是人民大众长期观察乌鸦这种飞禽的习性特征之后总结出来并用于表现人类社会某些不良现象的。如果古代维吾尔人崇信乌鸦,不可能在他们当中产生这种谚语。

但是,与《突厥语大词典》相反,13世纪成书的波斯史学家志费尼所撰《世界征服者史》记载的维吾尔族不可汗传说中出现了崇敬乌鸦的内容,这个传说的相关故事情节如下:古时,发源于哈刺和林山的秃忽剌河和薛灵哥河汇流处长出紧靠的两棵树。两棵树中间冒出个大土丘,有天光照射在土丘上,丘陵日益增大。维吾尔人怀着非常崇敬的心观察它的神变。后来丘陵裂开,其中有五间像营帐一样分开的内室,每室内有一婴儿,他们从内室走出,并问自己的父母为何人。人们告诉他们的树父母之后,五个孩子向树父母跪拜敬礼。树父母也为五个孩子祝福。维吾尔人以为这五个孩子是神,非常敬重他们,把他们请到家里交给乳母照管,并从这些孩子中推选出品貌秀美、才智出众的不可汗为维吾尔人的首领和君主。后来不可汗有众多的扈从、家臣、部属和奴仆。还有三只尽知各国语言的乌鸦充当他的信使,他在哪里有事办,乌鸦就飞往哪儿去侦察,把消息带回。^⑥

不可汗的传说一开始就带上非常浓厚的神话色彩,树(癭)生人的神话、传说在古代印度、中国等很多国家和民族中流传。维吾尔、蒙古等我国北方民族树癭生人的神话传说大多与天子降生下凡,成为人类统治者的神话母题情节结合在一起,既有多元文化特征,也具自身特色。该传说则似乎把古代乌孙、克烈等突厥语族民族乌鸦崇拜信仰习俗交接延续至西迁以前居住于秃忽剌

河和薛灵哥河流域的维吾尔人那里。从传说看,至少10世纪时期的维吾尔族人是将乌鸦当做他们古代伟大君主的信使而加以崇拜的。

然而,如前谚语所描述的维吾尔等突厥语族民间的那种厌恶乌鸦的气氛中,不可能产生像不可汗传说那样崇敬和赞美乌鸦的作品!笔者认为,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所载不可汗传说中的有关乌鸦崇拜内容很可能并不是出自维吾尔人。我们用如下几个资料来论证这个观点。

首先,有关该传说的其他变体中没有这个内容。元代的虞集(1272-1348)撰《高昌王世勋之碑》中也记载了该传说:“盖畏吾而之地,有和林山,二水出焉,曰:秃忽剌,曰:薛灵哥。一夕,有天光降于树,在两河之间。国人即而候之。树生癭,若人妊身然。自是光恒见者越九月又十日,而癭裂,得婴儿五,收养之。其最穉者曰卜古罕,既壮,遂能有其民人土田,而为之君长。传三十余君,是为玉伦的斤,数与唐人相攻战,久之,乃议和亲以息民而罢兵。”^⑦此与《世界征服者史》所载传说内容大致相同,显然出自一个传说原型。该传说又见于拉施特《史集》:不可汗“是古代一个伟大的君主,畏吾儿人和许多(其他)部落都带着高度的敬意(怀念)他,并说他是从一颗树中诞生的。”^⑧《马可波罗游记》和《元史》也载录了该传说。而《元史》的记载与《高昌王世勋之碑》相同。^⑨总之,除了《世界征服者史》之外,其他史书和游记所载传说中均无有关乌鸦的内容。

其次,志费尼所记不可汗传说有着浓厚的伊斯兰教意味,该传说中的维吾尔人崇敬乌鸦的内容可能与伊斯兰教的传播有关。与《高昌王世勋之碑》相比,《世界征服者史》所载传说蒙上了伊斯兰教文化色彩,传说强调这三只“尽知各国语言的乌鸦”是“全能的真主赐给”不可汗的。作者志费尼是个虔诚的伊斯兰教徒,他的著作中处处体现着崇敬赞美伊斯兰教及“大仁大慈真主”的感情色彩,他很有可能把伊斯兰教的有关动物神故事的情节母题加进传说中,加以渲染。事实上,《古兰经》所载动物神传说故事中有这种情节母题。《古兰经》卷三有一段对话:“当时,易不拉欣说:‘我的主啊!请指示我,你怎样使死物还魂?’他说:‘你难道不相信?’他说:‘不!我信,然而(这)可使我的心更踏实安稳。’他说:‘你可以拿来四只飞禽,把它们摆到你的跟前,再将它们各自分置于每个山岭,然后你一召唤,它们很快就向你飞临,须知安拉尊严高贵,明哲慧敏。’”据注释家法赫尔·丁·拉济的注疏,这四种飞禽各有恶习,易不拉欣奉启示对它们加以训练,使之听从指引,挥之而去,招之即来,它们是:贪食的兀鹰,嗜淫的公鸡,爱美的孔雀,懒惰的乌鸦。^⑩这里很明确地表示,乌鸦原来是一个“懒惰”的令人讨厌的神格形象,但经过训练之后它才变成了勤

快的天使。《世界征服者史》所载不可汗传说中的“哪里有事办,就飞往哪儿去侦察,把消息带回”的乌鸦和“听从指引,挥之而去,招之即来”的乌鸦信使的形象是多么地相似。

其三,从民间搜集的资料显示,现代维吾尔等突厥语民族对乌鸦丝毫没有有什么崇敬的心理。他们认为乌鸦是一个不祥之鸟,它一身黑色,声音难听,而且还有吃腐尸的恶习。维吾尔故事《山鸡和乌鸦》中的山鸡说:“乌鸦,你是飞禽中最散漫,最丑陋,最肮脏的东西!”^⑨可以说,现代维吾尔族民间对乌鸦的褒贬之情与上述《突厥语大词典》所载谚语的思想观念是一致的,说明《世界征服者史》所载不可汗传说中的有关乌鸦崇拜内容为外来文化的结果。当然现代维吾尔等突厥语族民族神话传说或民间故事中也有一些赞颂崇敬乌鸦的内容,但这些大都为佛教文化传播或其他民族文化渗入的结果,对此拟另文述论。

注释:

- ① 《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第十册,第3168页,中华书局,1972年版。
- ② 《汉书》卷六十一《张骞传》,第九册,第2691-2692页,中华书局,1962年版。
- ③ 《汉书》卷六十一《张骞传》,第九册,第2692页,中华书局,1962年版。
- ④ 满都呼著、陈岗龙译《蒙古突厥语族民族源传说比较凡说》,《民族艺术》,1998年第二期。
- ⑤ 《哈萨克族简史》编写组:《哈萨克族简史》,第40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 ⑥ 《哈萨克族简史》编写组:《哈萨克族简史》,第103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 ⑦ 在克烈部的族属问题上历史记载并不一致。拉施特在《史集》中把克烈放在乃蛮、汪古等突厥语部落一类中;此外,克烈人的名字几乎都是突厥语。但是元朝人所撰克烈人碑志都称他们是“蒙古人”、“国人”或“蒙古克烈氏”(参见韩儒林主编《元朝史》上册,第17页,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陶宗仪《南村辍耕录》“氏族”条,称克烈为“怯烈歹”,也把克烈部列入“蒙古七十二种”(陶宗仪著,文灏点校《南村辍耕录》卷一,第12页,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年版)。
- ⑧ 《哈萨克族简史》编写组:《哈萨克族简史》,第102-103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 ⑨ 巴岱、金峰、额尔德尼整理注释《卫拉特史迹》,第308-309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 ⑩ 参见官其格编《蒙古姓氏》,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93年版。
- ⑪ 参见官其格编《蒙古姓氏》,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93年版。
- ⑫ 参见巴岱、金峰、额尔德尼整理注释《卫拉特史迹》,第327-329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 ⑬ [波斯]拉施特主编,余大钧、周建奇译《史集》,第一卷第一分册,第209页,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 ⑭ 有的学者认为,现代哈萨克语的“Ker”也有“浅栗色”的意

思。(参见《哈萨克族简史》编写组《哈萨克族简史》,第102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所以,“Kerei”是从“Ker”来的。笔者认为,这个观点很难成立。一是“Kerei”和“Ker”在发音方面还是有很大差别;二是拉施特所说的“黑色的”和现代哈萨克语的“Ker”所表达的“浅栗色”之间还是有差距的。

- ⑮ 参见何星亮著《中国图腾文化》,第98-10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
- ⑯ 穆罕默德·喀什噶里《突厥语大词典》,第一卷第32页;第二卷第271页;第三卷第353页,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
- ⑰ [波斯]拉施特主编,余大钧、周建奇译《史集》,第一卷第一分册,第210页,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 ⑱ 巴雅尔转写《蒙古秘史》,第二册第689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 ⑲ [波斯]拉施特主编,余大钧、周建奇译《史集》,第一卷第一分册,第214页,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札阿紺李”这个唐古特语词汇在《蒙古秘史》中亦出现,拉施特说,这个词的意思是“国家的大异密”。有学者认为,它的意思与藏语同(参见村上正二译注《蒙古秘史》,日文,第二册,第194页注22,平凡社,1976年版),说明唐古特和吐蕃这两个民族的亲属关系。
- ⑳ [波斯]拉施特主编,余大钧、周建奇译《史集》,第一卷第一分册,第218页,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 ㉑ 13世纪成书的《蒙古秘史》称畏兀儿与唐兀惕居地相连,来往很方便。
- ㉒ 《土尔扈特的起源及世系》,参见巴岱、金峰和额尔德尼整理注释《卫拉特史迹》,第327-328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 ㉓ 王尧、陈践:《敦煌吐蕃文书论文集》,第98-99页,四川民族出版社,1983年版。
- ㉔ 王尧、陈践:《敦煌吐蕃文书论文集》,第102页,四川民族出版社,1983年版。
- ㉕ 穆罕默德·喀什噶里《突厥语大词典》中载录了许多突厥语族部族,但没有出现克烈人。说明克烈人与其他突厥语部族间是有一些差异的。
- ㉖ 穆罕默德·喀什噶里著,校仲彝等译《突厥语大词典》,第一卷,第276页,民族出版社,2001年版。
- ㉗ 穆罕默德·喀什噶里著,校仲彝等译《突厥语大词典》,第一卷,第449页。
- ㉘ 穆罕默德·喀什噶里著,校仲彝等译《突厥语大词典》,第一卷,第464页。
- ㉙ [伊朗]志费尼著,何高济译《世界征服者史》上册,第63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 ㉚ [元]虞集撰《道园学古录》卷二四。
- ㉛ [波斯]拉施特主编,余大钧、周建奇译《史集》,第一卷第一分册,第227页,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 ㉜ 《元史》卷一二二《巴而术而忒的斤传》,第2999页,中华书局,1976年版。
- ㉝ 林松译《古兰经》上册,第72页,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
- ㉞ 刘发俊编《维吾尔族民间故事选》,第410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